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黃金世界  
第十六回 莫慢潮聲聽歌浦 且將歸思問珠江

會長嗚嗚咽咽，掩面悲啼，張氏再三問其緣由，半晌才答道：「妹幼失怙恃，鞠於祖姑，年十八而嫁，嫁不兩年，即喪所天，遺子未週歲，呱呱在抱。於時憔悴哀傷，幾欲以身從我夫於地下。繼念此一塊肉何所托付，因而忍淚銜悲，以舌耕自給，至今又七年矣。兒未十齡，家無擔石，空抱宏願，無所發舒，聞姊言刺我肺腑，以是悲耳。」張氏歎道：「如姊所遭，可謂極人生之不幸。然投身教育，能破作惡俗的人民，養成嚴格的國民，自今以往，有新英雄，有新豪傑起而造福於世界，使人指而目之曰：是某某氏這學生，姊之名榮矣，姊之功亦偉矣。目前境遇，要不必置之懷抱。」

會長收淚起謝道：「姊姊良言，開我鬱結，自此便當專誠一致，調護我所親所愛幼稚之生徒，不復作尋常兒女之態。」

建威悄悄對懷祖道：「慧劍一閃，立斷情絲，尊嫂可謂能言，會長亦可謂善悟呵！」懷祖正想答言，聽腳聲，張氏已在送客，便避到一邊。

停回，張氏走入建威房中，說：「數日所盼，已成畫餅，請問建威先生，應再如何決策？」建威道：「機之已失，事無可圖，然我不能強人必為，人亦不能強我必不為，拼破一家，爭寸便寸，爭尺便尺，此外別無計較。」懷祖道：「以兄之願，雖十倍兄之家財，不能完善，與其貽後來之悔，不如於事前遲徊審慎，猶冀得有一當。」建威道：「弟非不知吾願之太奢，然廢例即少贊成，即使將約文改之又改，以至萬分如意，我僑外之同胞禍根固在，後患方長，除運載回國外，殆無善策。回國後不為別謀生計，亦非圖始圖終的長算，雖知其難，不可以已，懷祖兄究以為何如呢？」

懷祖道：「一人川資八十元，五六萬人已須四五百萬元，再加相地造屋，購機置械，與五六萬人之生計，欲以獨力恢此遠模，弟恐辛苦徒勞，實不敢為許可。」建威沉吟數回，道：「弟有自置輪舟，附屬公司行走，倘收歸應用，不過空費數月的薪糧煤炭，較出資附乘他船所省何止十倍？便以腳價所餘者，或開十數處小廠，或興一二處大工，足可收容二三萬人。」

張氏笑問懷祖道：「建威先生所為同胞計者，可謂至誠，我輩理無旁視，也應馳告本島，急速請命了。」懷祖道：「日來所見所聞，無處不令人灰心，他鄉雖樂，不如釣遊，我使欲乘風歸去，建威兄能泛舟大海，移家小山麼？」建威笑道：「好！好！弟以兼善為志，兄乃以獨樂導我，相去霄壤，不如各行其是罷。」懷祖聽其語意決絕，一笑趨出。

明日會面，也沒提昨宵問答，依舊相同出入。那夜歸來，見桌上堆了幾件信札，張氏正低頭伏案，似在繕寫回書。懷祖道：「何處來信？可是會中的麼？」張氏道：「不是。這是陳姊寄本島及倫敦諸人的信，輪船買定，房屋碼頭都已點交。船長意思，首次開輪，要待君到港舉行祝典。這是南先生的信，省門不甚如志，香港竟爾被禁，但語焉不詳，不知究竟如何。」

陳姊函中，於抵制事索性隻字不提，尤為咄咄怪事。圖南先生為省澳鐵路，又同去非趕赴澳門，據雲公司舉祝，也須來會哩。」

張氏一面說，懷祖一面看，待都看畢，問道：「你可是寫的陳姊回書麼？」張氏道：「不是。今午友蘭姊送銀貳千兩助入會中，我把會長所談諸友報告的情形，同建威先生現在的籌劃告以大概，請其暫時收回。渠再四不肯，說明後日便須回澳，鄉居幽僻，消息遲鈍，倘建威先生一旦定局，渠無所聞，必致誤事。我因告以我輩在此，也無久留，渠如堅欲捐助，且俟我商之建威先生，再行訂定，渠始勉強收回。不久便接陳姊信，懸揣君意，必如船長所請，因作書致友蘭，想請待我同行。」

懷祖道：「友蘭助款，此時收之無名，建威必不肯允，幸已收回，無須再提了。開輪祝典，我固不容不往，但如與友蘭同行，有無不便麼？」張氏道：「我想並無不便。友蘭姊肝膽過人，與我情意又十分相合，任其埋沒窮鄉，我意頗為不忍，只不知其媳為何如人，故至今不敢以蹤跡輕告哩。」懷祖點頭道：「是。」又道：「陳姊此信卻不能不告建威，同舟而來，忽然分別，未知建威能不阻我否？」

想了一想，袖書走到對門，看建威手持報紙，正自入神。

便問道：「有何新聞又鉤住我建兄神魂迷若醉？」建威聽有人聲，歎了幾口氣，把報紙丟在半邊，回身向著懷祖道：「抵制抵制，文明文明，遇著刻深的鍛鍊的批評，都成了匪人了。」

懷祖詫異道：「兄言為何，非我所解。」建威道：「諫垣中有人特上封奏，請禁拒約，其措詞，一則曰宵小，再則曰暴動，三則曰釀交涉，意所盤旋，不過希冀一紙詔書，為二三商人得一解圍之妙用，朝廷不察，居然傳旨通行。雖叔季之時，具文多，實事少，然在不明事理的，以為政府不與外人爭，民間之奔走議論徒為多事，自此無形中便要生無數障礙，抵制前途，尚堪復問麼？」

懷祖道：「前數日曾聞彼國行文，謂我集議不用美貨，禁止交易等事，有違約章，並有致失應得之權，本國政府不擔責任等語，已微露恫喝之意。大約今日之旨，半採風聞，一半不由外交上的作用。只是這御史也有耳目，也有心肝，不應更上此折。即使為人所動，貿然具奏，亦不應如此措詞，駭人聽聞。台官為風節所自出，尚然不為鳴鳳而為怪鳴，碌碌食肉之諸公，復何足道？建威兄！弟只於此數日間，便同內子赴廣，不願再居海上了。」

建威失驚道：「吾兄何便思歸？須知朝旨雖嚴，已經聯合之團體，必不致因而解散。言官懷私挾詐之妄談，尤不足代表輿論。我輩雖事事失敗，然竭口舌手足之力，猶冀有萬一之得，倘便舍之而去，三月來之勞勞，豈非曇花泡影麼？」懷祖道：

「兄言誠然，弟所以欲行者，不盡由此。兄曾接圖南書否？」

建威道：「有的，也不如意，兄難道想為圖南之助麼？」懷祖道：「舍兄於此，而往助圖南，非弟之所忍。為今日陳姊有書，弟卻不能不行。請兄一閱，便知其詳。」建威將書閱畢，笑道：

「當是什麼要事，原來以司中要舉祝典。有船長在，兄可到可不到的。並且還有一說，公司是兄一島的事，抵制是我一國的事，二者相衡，孰輕孰重？公司已成之局，抵制正在艱危困阻的時節，二者相較，孰緩孰急？兄既為社會自獻此身，萬不可中道沮喪，遽謀引退呵！」懷祖道：「有濟而去，與無濟而留，其失維均。請問建威兄，今日之事，猶能有濟否？」建威沉吟道：「難則難矣，或不至於絕望。」

懷祖道：「弟試與兄逐層往復，兄不嫌其瑣瑣否？」建威道：「理愈辯則愈真，何嫌其瑣？兄試道來。」懷祖道：「第一，例與約之爭，兄所主持者，以為禁例不廢，約之或廢或改，皆無當於利害之數。而今則不界多數主廢約，商界多數主改良，信兄之說者不過二三私交。兄以為將來言約者勝，抑言例者勝？」建威道：「主爭約者，人數何啻萬千，主爭例者，人數不過二三，至寡如何能敵至多？不言而喻，是言約者勝。」懷祖道：

「然則為例一層，兄固可以絕望。第二，不用美貨與疏通美貨之爭。兄始主疏通，後見定貨違於年額，亦反而主不用。然主不用者，運動及個人，主疏通者之運動，內而中政府，外而美政府，皆將無所不至，今固已端倪。兄以為將來運動個人者勝，抑運動內外政府者勝？」

建威道：「政府雖有強權，不能遍及個人，以弟度之，上海之源雖不清，內地之流則自今已絕。將來運動個人者勝，運動政府者將不敗自敗。」懷祖袖出一稿道：「請兄試閱一通。」

建威接過，看是蘇州商會上商務總辦的信稿。大意謂存貨過多，求請疏銷。商之拒約處，亦以為然。擬派人赴滬，查探疏通約辦法。不覺拍案道：「拒約處不從學界發起麼？上海現在茫無限制疏通，也可採用麼？咳！蘇州學界，原只聽商會的牽制，可謂卑鄙，可謂無廉恥！」

懷祖笑道：「請兄勿言，弟為此已調查一番，拒約處不但未允，並且未聞此說，是商會妝點以期聳聽的。只是蘇學界的名譽，

於此信極有關係，想不久也應開會自行表明了。」建威道：「如此還好。」懷祖道：「但既有此書，上海之源不能清，內地之流亦必不能盡塞，久而久之，境守情遷，恐更無人理會了。」建威道：「用戶不用，則或行或店、或多定、或少販，皆將受累，兄無以為過憂。」

懷祖道：「兄未聞爭例會長之言麼？香煙等牌，至簡而易認，洋布種類既多，牌號又各不同，用戶安能分別？以是思之，單抱不用主義，而無不定者以衛其前，竟非制勝上策。」建威道：「是呵！我輩所持華用華貨的兩著，萬不可速行預備呵。」

懷祖道：「第三層便是這兩著了。爭約的風潮洶湧，及於全體，談實業者，絕不聞有人附和，即我輩所圖者，兄與弟既失之男界，內子與會長又失之女界，兄以為將來華用華貨，華定華貨，還是空談，還是真有實際呢？」建威默然，良久良久不能回答。

懷祖撫掌道：「無待躊躇，不過空談罷了。此三層為本題之主要，餘外枝葉，殆不足辯。然既由今度後，皆知其必不勝，我輩留此，又復何為？弟不但自行，還要約兄同行。」建威俯首沉思，忽然起立繞屋巡行，連走幾個轉身，才道：「即此捨去，弟心終覺不平，請以三日為限，當竭我所能為者，視其有效無效，再定行止。」懷祖道：「兄之行止，原該待兄自決，但弟三日之後，如有便輪，定須起身的。」

從此夜起，建威每每一人絕早出門，深夜始歸，也不與懷祖多談。張氏已與友蘭約定。懷祖發過廣東的回書，一人無聊，便堂至雅仙劇場，與園主陳刊泉敘話。見其清苦萬分，贈銀三千金，勸其改良班本，重整旗鼓。

第四日早，張氏因本星期又是飛鯨的班期，便往會友處辭行。懷祖在棧，略略歸檢行李。近午時，見建威垂頭喪氣，直走入房。明知已打絕飯了，慢慢過來問道：「建威兄所圖如何？」

建威蹙蹙道：「總而言之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兄毋細問，弟亦不願深談，後日飛鯨班期，與兄同行便了。尊夫人可是到會友處辭行麼？」懷祖道：「是。」

且說張氏各處辭過行，才到會長處來。會長道：「此會持理極真，無奈為改良勢力之所屈，本已不能持久，姊姊一行，勢必風流雲散了。」張氏道：「妹之初意，本不願半途輒止，無如事勢至此，雖有蘇張之舌，不能使已死之人心重行甦醒，才忍心決志，與我諸姊妹作別。然二三知己，印影在胸，萬里天涯，正不知如何自遣哩。」會長道：「妹性孤耿，不合時宜，故此間親舊雖多，形影之間也只自憐自愛。自見姊姊胸襟之闊大，器識之宏遠，不覺五體投地，傾心誠服。若非迫於家累，便當相從，作數年汗漫之游，借以常相把晤。」

張氏忽然心上一動道：「姊姊普通學已經完備，又能兼通英文，何不出洋遊學，補習專門？令郎雖幼，也可入小學堂，不須憂慮的。」會長道：「妹亦久有此心，一層學費無從籌劃，二層小兒如進洋學堂，恐將荒廢國文。坐是蹉跎，不能自主。」

張氏道：「姊姊如決計出洋，學費妹可代謀。倫敦那邊，已有好幾位姊妹先在留學。姊姊無暇，令郎的國文，也可代為指點。」會長大喜道：「如此承情之至，妹即今便將教習一席，別延替人，准要追隨驥尾了。」張氏道：「姊姊即已決定，尚須收拾行李。妹不久坐，後日遣車來迎，即在舟中相會罷。」

當下辭回棧中，知建威依舊同行，笑向懷祖道：「我女友已有兩人，君尚只一建威先生同來同往，足見鬚眉不如巾幗了。」懷祖啞然失笑道：「我誠不意祖國之真男子竟無幾人，豈非怪事麼？」說完，便到招商局定了三個房間，過兩日陸續下船。